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宮

景迂生集卷十二

宋 晁說之 撰

別著

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輙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縣咸池軒

三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於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葢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覆告人明矣奈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

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於此何衡陽且屢排之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説之初聞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揜彖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揚子雲準易而爲三玄一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

易爻相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予不知其何以也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於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彖示其吉凶悔吝無咎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損萃

升未濟十有六卦之彖以應為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脫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彖何為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彖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邪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為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夫九二之載善矣

九三上九號為無應而九三公用享於天子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顧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為無應而九二鳴鶴和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為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為有應而初九凶於捨龜六四吉於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

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為無應而初六允升大吉六四王用享於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四號為有應而六五鼎黄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為無應而上九又亦玉鉉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耶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為得又復何耶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無應而明得失耶

王猶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逺究其失亦非
猶倡之特猶專以斯為術耳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
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於
易論世故貴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
戎徒貴竒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容於郭璞而璞不以位
為應矣況其不為璞者乎昔殷荆州問逺公曰易以何
為體逺公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響便
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鄙於前人而乃區區於六

位之應不尤末乎

位

繫辭謹於爻而畧於位葢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無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無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

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焉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拇指之微不諱豕鬼之怪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

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詎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爲善則無過矣何必用柔中而補過矣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顛頤之吉何耶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益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五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居得位乃一於蹇而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於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耶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也困之九四號為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為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為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為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為失位而旅於處得其資斧噬嗑彖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無咎得當也既濟彖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彖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失初不繫於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才十有三旅豫臨噬嗑震兌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萃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

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耶嗚呼聖人之告人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顧弗明乎學者乃倡之喜於自昧而已

承乘

學者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説而求之或不通

則又為承乘之說譬如狡兎三窟期必一安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於專君奪民分女冠婚患失患得區區封植烏覩觀會通於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於上而失於下坎皆得於下而失於上豈其然乎且子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

遠近乎象亦有所謂從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止以一爻爲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止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

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桓帝時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文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然則乘應之學自荀爽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於周公亦且賢於仲尼矣如六二九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凡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焉者又復何耶如以陽居陽

以陰居陰為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為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耶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非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與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耶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為童蒙之吉

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耶蓋彖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為言又安得以爻卦為一體哉曽卦爻之不辨也悲夫

卦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為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頸也卦猶贅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藴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何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三同人於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為之辭曰成卦則可為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正為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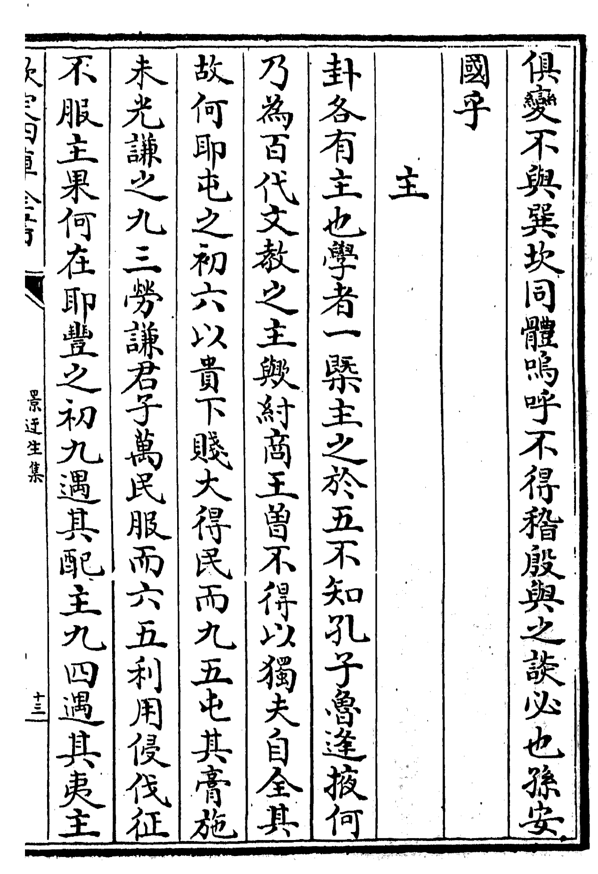
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茅無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安使卦爻氷炭者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於象則亦盡於言而

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嘵嘵於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患之乃為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嘵嘵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巧於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

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獮乃太恕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興於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譏獮宜哉盛為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之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章執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形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



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稽殷與之談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於五不知孔子魯逢掖何乃為百代文教之主與紂商王曾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耶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耶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

果以誰爲之主耶升之六四王用享於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已極矣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爲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於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於艮

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於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於兑知其説而不知其憂傷也於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為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於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為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象於恒言巽而動於益言動而巽於咸言止而説不於損言説而止何耶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説止之德於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為一之於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剥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

呼學者於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
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虚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於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雨施而知天
之變物感葉落而不知物之變秋亦已晚矣京房虞翻
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為咸
恒咸恒變而為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
升坤六而為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

四而為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為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分居坤上而為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㽦獨知賁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文通變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耶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㽦曾未之思乎孫盛誚㽦

以傅會之辨麗於浮義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闗非誣也今之學者滔滔又皆𫏂之下走也

訓詁

古之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間何晏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紜解剥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毫

髮輕重寄於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緩而簡惟易為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兑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盍簪者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牛在古非稼穡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契今日穿鑿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

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則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為其語多倒故也況夫易之作於中古乎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夫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後之人樂於穿鑿必為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籀篆隷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授受之不同則具在别録

堯典中氣中星 堯元年甲辰歷

日中星鳥春分而日與斗中則曰日中春為陽中而春分又為春之中也方是之時陽進而中中以居晝陰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奎出卯入酉夜而奎亦出卯入酉斗建卯之中晝漏五十夜之漏亦五十是謂日中方陽用事也故稱日云以此正夫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於東而星見於南則曰星鳥東際乎南木以生火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春分之昏星

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東也南方之中星星是也彼井鬼柳則過中張翼軫則未中若以爲七宿合昬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春分之常夜昬見之中星也若夫春分之常夜昬見之中星則孟而觜觽參仲而井鬼季而柳星張乃爲合度如得於星中則孟而昬觜觽參中仲而昬井鬼中季而昬柳星張中從可知也

日永星火夏至而日近斗遠則曰日永日行極北斗行極南也天去地下高而日行地中淺也陽與陰交而陽數多陰數少不勝乎陽也日行極北故日永而暑生於上斗行極南故夜短而濕生於下天去地下高故日永而形則益日行地中淺故夜短而氣在後陽數多故晝數多陰數少故夜數少日出乎寅而入乎酉也陰不勝乎陽故日出即見而無物以蔽之陽方勝也故稱日永而已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遲季而日疾從可知

也日行於南而星見於東則曰星火南際於東火生於木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夏至之昬房二度中東正中天也所謂東正中天者東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南也東方之中星房是也彼角亢氐則過中心尾箕則未中若以為七宿合昬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也非夏至之常夜昬見之中星也若夫夏至之常夜昬見之中星則

盖而翼軫仲而角亢季而氐房心乃為合度如得於房中則盖而昏翼軫申仲而昏角亢中季而昏氐房心中從可知也

宵中星虛秋分而斗與日中則曰宵中秋為陰中而秋分又居秋之中也方是之時陰進而中中以居晝陽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角出夘入酉夜而角亦出夘入酉斗建酉之中夜漏五十晝之漏亦五十是謂宵中方陰用事也故稱宵云於宵之中實知日之所在也得

日之所在也得日之所在則知中星之度也故必舉宵與日相成也以此正仲之中氣則盈而宵疾虧而宵遲從可知也夫既得於宵中則晦朔弦望朓朒舉可考矣孰謂不言月乎日行於西而星見於北則曰星虛西際乎北金以生水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秋分之昏虛九度中而北正中天也所謂北正中天者北方之中星見而正西也北方之中星虛是也釋天曰北陸虛也又曰玄

枵虚也彼斗牛女則過中危室壁則未中若以為七星
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星九
十六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秋分之一時正位之
中星也非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秋分之常
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尾箕仲而斗牛季而女虚危乃
為合度如得於虚之中則孟而昏尾箕中仲而昏斗牛
中季而昏女虚危中從可知也
日短星昴冬至而日遠斗近則曰日短日行極南斗行

極北也天去地下淺而日行地中深也陰與陽易而陰數多陽數少陽不勝乎陰也日行極南故日短而寒生於上斗行極北故夜永而燥生於下天去地下淺故日短而形則損日行地中深故夜永而氣在先陽不勝乎陰故日雖出而未見有蔽之者也陰數多故夜數多陽數少故晝數少日出乎卯而入乎申也陽方易也故稱日短云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於北而星見於西則曰星昴北際乎西水生

於金於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於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昴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北也南方之中星昴是也故釋天曰西陸昴也又曰大梁昴也彼奎婁胃則過中畢觜參則未中若以為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八十三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冬至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室

壁仲而奎婁季而胃昴畢乃為合度如得於昴之中則孟而昏室壁中仲而昏奎婁中季而昏胃昴畢中從可知也歴代儒生執常夜昏見之中星乃以此中星為季月之時如王肅何承天梁武帝虞劇王孝通李淳風輩號知歴者尚且惑之至隋劉焯始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為合朔然本之於冬至之日日在危則非也又以堯元年丙子亦非也傅仁均雖亦知此為合朔而專守昴中使其歴法濶疎見非於王孝通至唐一行始考冬至

在虛一度而得鳥火虛昴之正焉劉向謂春張昬而中可以種穀夏大火昬而中可以種菽秋虛昬而中可以種麥冬昴昬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葢藏亦是類也

日法

寅賓出日經天者必始於測日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廵如不得於日則莫得於天也測日必立之表立表必於地之中帝堯之時嵎夷實地之中也何則冀州帝堯之所都當是之時天下之中也嵎夷又

冀州之中也測其出之景而導之謂之寅賓出日萬物於是乎不昧夫陽之用事也夫有所出而莫為之儐則失其行矣非日失其行也人於是失日之行也儐如賓主之儐徐邈之讀是也古文儐通作賓孔氏以賓為導亦讀曰儐近世乃為賓主之説非也此正以日為主非可賓之且儐與餞之義正相允會云得出日之正故一日而進十五日而退十四日始進終退二十八日始退終進莫不正也方是之時日出東中而入西中言出日

則其入於西中者可知也方其以陽用事也故稱其日出云以至夏而出於東北維入於西北維亦可知也羲叔之職不言出日寓之於此焉

寅餞納日測其入之景而候之謂之寅餞納日萬物於是乎不失夫陰之用事也夫既入而莫為之餞則失其所歸矣非日失其所歸也人於是失日之歸也餞如賓主之餞故也方是之時日入西中而出東中言納日則其出於東中者可知也方以其陰用事也故言納云以

至冬而出於東南維入於西南維亦可知也和叔之職不言納日寓之於此也夫既知日之所納則知月之所出矣一日而朒十五而朓以日為紀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少間也或以為羲和以成歲為事言日而未嘗言月非篤論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羲和既以秩在四時矣日於是乎分月於是乎建時於是乎正歲於是乎成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日章也以閏月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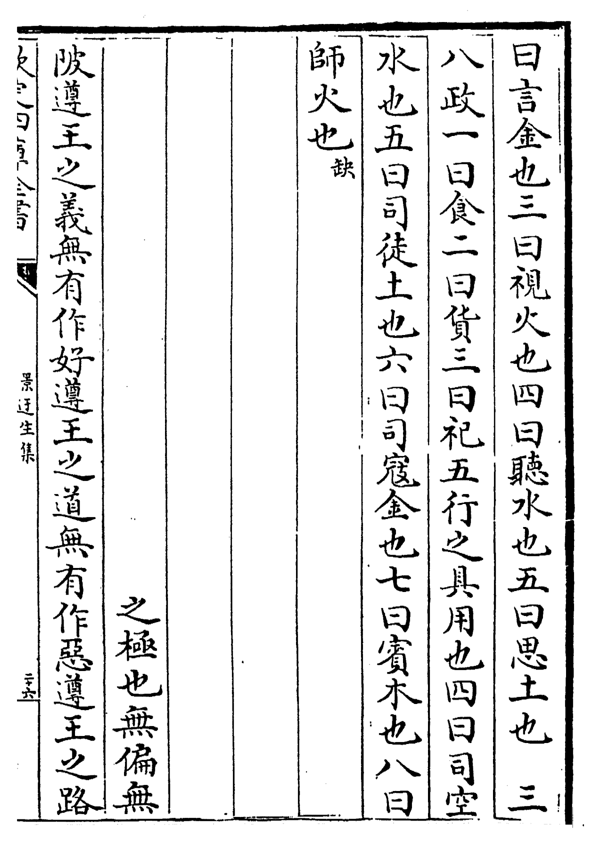
月會也定四時正時統也成歲立歲元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周於二十七日正於二十八日虛於二十九日盈於三十日朔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而復始故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期者周而復始之名也有六旬云者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三百六十六日而通以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也四日亦得一旬之數也故不曰六十日而曰有六旬云爾有六日者亦實名之而虛數

之也實當有六日而以氣盈朔虚則得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四分日之一亦得一日之數也故又稱曰有六日云所以然者陰陽之理生死之義消息之數於是乎在也常月以之成焉閏月以之生焉三歲失閏則差一月九歲失閏則差三月十七歲失閏則差六月是閏月者所以正常月也閏月正則常月正矣故特以閏月為言夫月旣建則時自正矣定古文作正開元誤作定朞古文從日而小篆從月

洪範小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先武成以事天後洪範以極天道不稱周年而稱商祀就箕子以訪焉則武成所謂乃反商政政由舊者於是乎在武王若曰箕子者吾商之舊三公也吾欲有聞則訪焉　帝乃震怒不畀不畀者不與也帝之不與與鯀失治道於天下也故聲其惡曰彝倫攸斁迹其不畀之實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嗣鯀之職而鯀之所不舉者一日興起也舊說廢父興子

者誤也其意私且狹也天乃錫禹者錫其所興也錫則畀之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者天人德之也　初一曰五行五行得其叙是謂彞倫攸叙土爰稼穡水之潤下火之炎工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具於土矣土何事之有其於稼穡則從人之欲而無不可也爰曰也　潤下作鹹炎工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潤下作鹹水鹹也炎工作苦火苦也曲直作酸木酸也從革作辛金辛也稼穡作甘土甘也　二五事一曰貌木也二



曰言金也三曰視火也四曰聽水也五曰思土也　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五行之具用也四曰司空

水也五曰司徒土也六曰司寇金也七曰賓木也八曰

師火也缺

之極也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人君人臣所以作極之術如此也人君之極極於上帝庶民之極極於吾君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當次於五福之疇　六三德一曰正

直土也二曰剛克火也金也三曰柔克水也木也平康正直因土用土也疆弗友剛克因水木用火金也燮友柔克因火金用水木也沈潛剛克因水用火也高明柔克因火用水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當次於五福之疇　七稽疑曰雨木也曰霽火也曰蒙金也文作雺天氣下地不應也曰驛水也曰克土也曰貞曰悔五行具也蒙金有

半無也克於龜象五行交相克與土之狀相類　八庶
徵曰雨木也曰暘金也曰燠火也曰寒水也曰風土也
曰肅時雨若木以類從也曰乂時暘若金以類從也曰哲時燠若火
以類從也曰謀時寒若水以類從也曰聖時風若土以類從也咎徵
曰狂恒雨若木自咎也曰僭恒暘若金自咎也曰豫恒
燠若火自咎也曰急恒寒若水自咎也曰蒙恒風若土
自咎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
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當次五紀之疇　九五福一曰壽土也二曰富水也三曰康寧火也四曰攸好德木也五曰考終命金也惟五福實亦備用如壽富而康寧康寧而壽富攸好德而考終命考終命而壽富之類六極一曰凶短折土也金也二曰疾火也三曰憂火也四曰貧水也五曰惡木也六曰弱木也

說之二十年前為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為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難於睢陽五世圖書悉以灰燼寧知有吾之洪範傳今年戊申冬飄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嘗標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欣然見之如覩再生之物也方抱病危弱於冬至前一日因作此小傳自安其私也而念學者之益良亦未易議也至其次序則多本諸泰山姜至之先生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二十

二日壬寅

詩之序論一

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夫作詩之君子世莫得而氏之其所經見者則周公吉甫家父孟子也其人大聖且賢也其所作可與二三君子偶者雖末之亦善士也其感惟

深其誠惟加其辭惟緩徘徊自致吾愛君之心焉先王先公之烈於是乎在也序詩者於所刺不諱時君之惡而暴其私無所不及雖閨閫委瑣之私亦不過是豈特善罵云爾耶亦自善許而餘怒悉紓而罷矣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音聲以成詩乎吾君既治一國之人皆美之也吾何容心哉猶然以廉肉節奏詠之颺之是所以為先生先公之烈者也序詩者於所美直而且倨殆類考功所書縣令最狀尚何託之鳥獸

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音聲以成詩乎孰謂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乎如山有樞之序曰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如此之類一序而足又何必詩之作邪由是觀之詩之所序非當時之所作明矣且逸詩之傳幸而託於金石得完者岐山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耶自澤陂之序絕其

後繼而有作者屈原離騷亦未嘗有序而序之者王逸也秦漢之間古詩之傳與致深遠頗有國風遺韻而亦未嘗有序讀之者固自知之況夫先民之言本諸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其言不患乎不明也譬諸喜樂而筌歌疾痛而呻吟古今一也又豈懼人之不可知則默以已乎殆夫晉魏文墨之士才力凡下陋不知學因習說詩之序而自為其詩序葢可慚也已今之說者反因此以誣商周之君子何異以王莽論周公哉

詩之序論二

或曰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曰予不知子以子夏為何如人也周之東遷諸侯未之有勤王者衛宣公不知從王伐鄭春秋罪之矣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其與衛人之怨王歟當斯之時桓王五聘於魯而諸侯未之有親王者序葛藟刺周室衰棄其九族則諸侯之親王者其已厚歟秦康公隳其先君穆公之業惟知日尋兵於毋家自

喪服以尋干戈而終身戰不知已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周公之誅管蔡不得已也序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何其安忍而善戹人哉又安在其為燕耶忽之不昬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則今世昬姻論族者賢矣哉君子之與正而抑簒弑也尚矣鄭昭公正也當立者也山有扶蘇萚兮狡童之類序忽而刺之幽后亦未之有可刺者而序白華刺之晉武公陳厲公者内弑而盜立之君也石季龍

苻堅之流也序無衣美武公序墓門姑責陳佗無良師
傳失其類恥尊王而賤夷狄天下之通義也秦仲者石
勒劉元海之流也秦襄公聰曜之流也序車鄰美秦仲
序駟鐵小戎美襄公何也夫取非所有者盜也襄公取
周地而有之果足訓哉周之王應天命也序文王有聲
繼伐也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也序庭燎
因以箴宣王則雲漢之作妄也序沔水規宣王則韓奕
之作妄也序鶴鳴誨宣王序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刺宣

王則崧高烝民之作安也序祈父刺宣王則江漢之作安也小雅之貴為大雅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風雅頌各有體序騶虞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者風其為雅歟文王其為僭王歟序魚麗美萬物盛多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頌其為小雅歟子夏荀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

正而抑篡弑尊王而賤夷狄明乎周之王業謹乎風雅頌之體則序詩者非子夏也善夫韓愈之議曰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且夫春秋之志深矣豈特定哀之間多微辭哉後世學士大夫聚十數師儒之說而傳道之尚多所不通夫子於洙泗之間口以授受而不敢公言者遜也何為夫子怯於春秋而子夏勇於序詩乎至於喪服傳稱子夏所作予何疑焉

詩之序論三

或曰鄭君於詩譜以序為子夏所作及於鄭志荅張逸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者謂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其意又以是為毛公所作然則是序毛公之所作歟曰此予疑不能明也在漢有齊詩韓詩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而傳者多卿相顯人所說與毛詩又不類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鐘為昭王

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頌道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號為博極羣書而乃因三家之說為之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惟序同則說亦同而說之不同者序之不同可知也惜乎典籍埋滅百家無餘三家之說不著於今而今所略見者韓詩之叙曰芣苢傷夫

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其詳可勝
言哉今於文章猶不能與人同機杼而既名之曰四家
詩則詩各有叙也明矣且說韓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
說毛詩者亦曰子夏叙也是何一人之手異同如此邪
無乃各託所尊以求信於人乎然則毛詩之序毛公所
作歟毛公無一言以及序而傳詩甚略得非以其大旨
已見於序歟予所以疑不能明者為其多駢蔓不純之
語亦似非出於一手故也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

學校不修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其騈蔓無益多如此序樛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於逮下則何嫌於嫉妬之心耶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謂之傷已可也莊姜近無以制州吁而遠念舊惡於

先君則孰謂先君之思聊其騂蔓自戾多如此春秋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序定之方中曰衛為狄所滅不亦過乎序木瓜則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又何其不及耶其不純多如此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為注般之注曰般樂也或以為序失其傳又多如此騶虞之序曰仁如騶虞毛公傳曰騶虞義獸也下泉序思明王賢伯以郇伯之故也毛於郇伯曰郇侯也而不以為方伯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盖非常之賜也毛公説彤

弓以講德習射則禮之常者耳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公傳意略不及所謂箴苕之華序曰因之以饑饉葢因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而云爾毛公乃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不亦僾乎然果非毛公作歟范曄謂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因以傳於世魏鄭公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又加潤益之其言良有以夫

詩之序論四

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其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者非也諸儒之論與序詩者異而謂序無一言非者非余所學也韋昭杜預亦間以詩序為言而預頗

有與之異同者則士之好學不罔不殆者於詩之序宜

有阜白云

景迂生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王宫

景迂生集卷十二

宋 晁說之 撰

別著

中庸傳

天命之謂性者何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率性之謂道者何性得所率則為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為小人曰誠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

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為中者也　脩道之謂教者何聖人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者何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何中也誠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何中也明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何情之未發性之全純中之所以為中者也肫肫如也

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中之一物於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之多或不中節焉亦不足為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何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楩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惡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何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何中之所以為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為常道是也近世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湓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𨿽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知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誤也

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為常道是也劉説前見於皇氏熊氏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者何舜

之所以為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鮮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泛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

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何强疑其非中也葢惟中為能强也此誠也曽子論孝曰

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强既有
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
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
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强也　子曰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
塗而費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何不誠不明君子
之所以爲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

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俇也非故以意嚮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俇也違也緇衣有曰口費而煩費或為哼或為悖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何唯明之知唯誠之行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何中也誠也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

則其小者誠也葢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於予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何忠恕之為中也均率是性而為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

恕之名立也為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為人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已肫肫其中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誠也教之所以為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者何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為道也　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何中也誠明之徵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者何中也誠明之自治也於是察乎上下達於天地無不安也

曾子曰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葢援之為援者如此也

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

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誠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何中爲天下之大本於是乎在也夫既得於父母則室家宜之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者何中也明誠無不達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何無間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何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何疑當次必得其壽之

下簡編之繆也無聞焉爾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者何無聞焉爾也以簡編繆於此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繆於此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者何周公之所為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者何武王周公之所以為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者何無聞焉爾也疑簡編脫繆於此也嘗有見於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於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騖馳騁於仁義之中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者何鄭氏云脱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者何誠明始於身本於親著於人極於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者何一於中也達道之五行於達德之三達德之三行於中之一也達道者脩道之教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者何一於中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

一也者何一於中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者何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徳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逺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者何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

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工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者何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圖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於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何道必資乎誠誠必資乎明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者何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顔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何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

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者何人之道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何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為用也四時誠矣較然著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明而誠之教也猶脩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言者非誠明之

正也武王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稱則舉其自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差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者何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此者何視其相因

者殷勤之也非心知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麤非後於人之性而得之者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何無聞焉爾也胡先生溫公

姚子張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知之云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何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於外者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者何温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　誠者非自成巳而巳也所以成物也成巳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何物者巳之物也巳與物非有二

者皆其誠之物也成已斯成物也唯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成已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者何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也誠斯一也一則誠也

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為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蹶也博厚高明譬如形體也悠久譬如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久曰悠遠其實同也夫不見不動無為者中也既章既變既

成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者何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為中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者何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於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一以貫之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者何率性脩道於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悠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横渠先生說皆同近世瞽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而為二事莫知誠之一致也　是故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者何中也明之所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者何不明之患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者何恩教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雜出也行同倫君

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説云爾也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説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者何思教之行也或説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為要也寡過則中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何唯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蕩而無徵下

焉者不及也褻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何中而徵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者何中而尊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者何仲尼之所以為仲尼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覾天地於仲尼則足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何聖人明誠之中而道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如淵而亦中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何脩道之教於是乎在也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何中之所以為中

者如此也非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何中也明莫知其所以明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者何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何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茍內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惡

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何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何中也誠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者何中也誠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何中也明誠也　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工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者何

中也誠明也

嵩山晁說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貳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為何書也

朱識者二十二孔二義

黄識三十九胡先生講

墨識七十五景迂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己丑直羅縣驛中自校畢其成在此月五日鄜州官舍山堂

又記

明道先生四　先儒二　近世二

王肅　胡先生七　温公四

劉侍讀　皇　氏　熊　氏

鄭氏三　陸　淳　姚子張

二程先生　横渠先生

三傳說

左氏於經而合者夏出二傳及百氏之上惜夫觀者未之悉覩也葢其於經言約而意含其序事則文侈而辭麗侈固足以勝約而煥麗又易以掩夫含畜是使好文緐者知有傳而不知有經幸而偶駣經之士則甘心於公糓之下不復省澄源於洪流也彼杜氏左傳則良勤矣至於屈經以申傳顚豈不知人將議已也不能忘言

於左氏無傳之經或傳初未嘗有所及之意乃參援二傳而强納之雖斥賈服之弊其幾何而不為賈服也邪且夫子當時所據舊史衆矣夏商之禮固能言之其在周室何有逮左氏之時舊史漸陵遲矣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又何誣哉

公羊高受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壽當漢景帝時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董仲舒實傳焉春秋公羊家於是乎大行

於漢公卿大儒悉宗之雖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密矣不
能無所遺誤舛逆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
冬黑肱以濫來奔曰文何以無邾婁何休曰據讀曰邾
婁說者曰公羊子口讀則邾婁黑肱是口讀與策書不
無同異也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
高歟且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邪而又復有子沈子者
子女子者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
子歟此五子者既多異同於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

諸子夏之初邪彼闕疑不决之故若有待於來者信高也何以不决於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間玉石錯出而精深昭遠之功少其釀謭億措之害不勝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謂精深昭遠者特絶乎後儒筆墨之迹意氣思索之所及茍不自乎子夏而誰歟今學者劣以耳目聞見而忽之又豈不重可惜乎嗚呼公羊家既失之舛雜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過矣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鋪二類七缺之設何其紛

紛邪其最為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無他焉圖緯讖記之所蠱幻而甘心於巫鬼禨祥而不自寤也既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文宣成襄為升平之時昭定哀為太平之時休自謂本諸胡毋生條例而胡毋生果親事公羊壽者寧如是乎前乎休而賈逵服虔之徒亦如是乎嗚呼漢氏之末而學者之災也

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然

或失賊而不討也且或與之同惡焉重可惜哉至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歟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葢穀梁失之隨而甯或失之不隨嗚呼學之難也如此者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奈何甯所論三傳之失殆斥其辭而云然予則專本諸經矣亡友六合崔

伯直則曰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

讀魏書

北齊右僕射魏收魏書紀傳志百三十卷嘉祐中詔刊校南北七朝正史而宋齊梁陳書曾子固序目録上之魏書之成最晚子固已出館矣其為序目者曰臣攽臣恕臣燾臣祖禹蓋范醇甫所作云昔之為史者尚何恨焉

讀北齊書

唐中書舍人李百藥北齊書紀傳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嘉祐詔刋定南北正史其成皆序目録工之此書獨無序目葢其成時熈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出外補矣夫事之難乎為辭者雖聖人猶難之孔子春秋有變例特書者二百四十二年間纔一書而不再見顧豈以在昔一縣之律而待耳目之外非常之事哉北齊之為國黜君立君易於反掌已而攘其君位而尸之出於戲笑之間悖德逆理葢自肇造邦家而來未有也其傳

五帝狂暴昏淫窮凶極厲流毒遠邇則自桀紂而來無道之君未之有也大要是幸免之介朱榮侯景而無紀綱之冉閔馮跋可謂盜賊之國也其為史官者欲論禮樂政刑於其間詎弗難乎唯是天資忠憤之士以瓌瑋不世之才而篤意有得於春秋之學者筆力雄健閎深足以勝其任也德林齊亡奔周又預楊公佐命亡周造隋百藥崎嶇受命羣盜之手幸不死耳雖皆矜才摛華而非其所宜任哉其論顯祖能委任楊愔而主昏於上

政清於下亦已誣矣愔首勸禪代之事遠慚於荀彧方文襄被弒之時狼狽逃免近愧於陳元康彼高德政諧殺杜弼固不待貶而愔復譖德政戮焉其為人蓋可略而不可責者矣帝一日殺諸元七百餘人投漳水中長城三臺之役內外騷然其戕虐有不可勝道者謂之政清可乎且帝以刀畫愔腹賴崔季舒託俳優之言而得脫置愔棺中載以轜車幾下釘者數四其身慄慄將不自保矣尚何清彼政事乎此二事德林父子皆没而不

書不知何邪雖温公亦以王昬政清之論爲然則欲成北齊之良史者信乎難矣温公又因舊史之論以孝昭爲有齊之令主何耶孝昭不恤其母之言廢君而弑之每以殿庭爲刑戮之所不過能瑣屑細務爾葢亦無足道者是書百藥貞觀初被詔纂成今題曰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亦非是

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賛論二十

九篇則岑文本所作熈寧初王平甫序目録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唯故壤周實新造其强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弱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囚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羇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

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正柳慶宇文顥和之徒明見逆順决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羣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為舉義之衆

者有如鄭偉崔真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 闕 之徒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小國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槩多殉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廻宇文冑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矣夫其為史

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棻當武德之初首建議脩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

讀宋書

梁吏部尚書沈約宋書紀志傳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約以文名齊梁間其自許不淺詩賦誠有足多者至於史則非其詩賦比也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

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強弱固不可毫髮強如其必嚴於信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為紛紛喜自誣也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於二子葢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約以其曾祖穆夫同孫恩之叛從祖田子殺王鎮惡成關中之亂禍父璞失身于元兇乃作自序一篇謂穆夫以其父警學道於杜子恭子恭死學於孫恩穆夫因為孫恩餘杭令王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送義真

南還因據關中叛田子與傅弘之矯高祖令誅之顏峻與璞交璞不酬其意峻譏璞於世祖坐晚迎世祖懼世難其巧自回隱矯誣如此尚欲人之信其是非去取乎

讀齊書

梁吏部尚書蕭子顯齊書紀志傳五十九卷校讐如宋書世之忠臣義士不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困窮憔悴或至於不得其死又不幸史官庸弱無狀不能大書以申

其志於後世彼姦殘險賊幸而生於昬亂之世富貴壽考子孫如志且復幸夫史官庸弱無狀若為之隱諱然不使後世聞其過惡嗚呼君子之屈小人之申乃如此耶子顯書褚淵之子賁讓封於弟蓁曰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書裴昭明從祖弟顗曰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曾不本末發揮以申二子之志其真不幸耶賁字蔚先蓁字茂緒則賁之為賁也審矣今學官書以賁作賁使以其志蕪没不申也矣而又

使其名亦失其傳無乃重不幸歟然資治通鑑亦以黃作責何耶

讀梁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梁書紀傳五十六卷承父察之遺藁而作也校讐如宋書予嘗歎自開闢有君臣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翊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齊褚淵始淵之弟炤恨淵不早死淵子蕡辭不肯襲爵良有以也范雲沈約江淹任昉皆齊之貴顯近臣幸國

家昏亂與高祖滅齊造梁其何情耶當時不知非後世亦無非之者無乃已自安於淵之故事耶察稱雲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淹為先覺昉有舊恩果何謂耶四子皆譪然名一世才學去人遠甚又何苦而為此也耶方百寮署名送東昏首時王志獨憤歎不署名張充偃蹇不來會江蒨在江州拒高祖之師不受命顔見遠既覩高祖即位不食發憤以卒察曾不一言與之何耶徒稱充之典選廉平蒨以風格顯云又若王亮者予尤悲

之高祖師至新林内外百寮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道送誠欵亮獨不遣高祖雖容之不罪而任昉樂藹輩必欲因事殺之范鎮一言稱亮廢棄則執以為附下訕上惡直醜正徙鎮廣州璽書責亮諂事江祏協附梅蟲兒遂執昏政天下橫潰不其太誣邪葢亮既仕亂君之朝其迹亦易汙矣察罪亮自取廢棄非不幸後世無一人與亮者豈不重可太息哉思廉傳稱江祏多所進拔亮居選部每持異議深反祏復曰亮選用拘資次而已

其言反覆不倫則亮之誣明矣察稱謝朏忠於宋在齊建武永平時為疎蔣之流是也其謂高祖龍興朏角巾入仕首陟臺司極出處之致則悖也察稱袁昂臣志不移於獨夫喪德之時是也其謂昂杭疏高祖無虧忠節終為梁室台鼎則亦悖也朏既退矣昂既知所守矣乃無名以出既出而無補於時君子恥之不道也彼東昬之醜禍倡於王珍國而張稷和之張齊手加刃焉尚足以立傳與士君子齒邪非春秋滅陽貨而盜之之旨也

察稱珍國蹈仁義稷因權制變齊之政績有何異耶太
清之亂有自來矣而察以張纉為亂階纉不過不能推
誠於河東湘東藩輔之間耳朱异延寇敗國賀琛開城
納景其罪一也察乃責异而貸琛何耶蕭介諫納侯景
傅岐願不與高澄和羊侃謀據石頭龔壽春使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窟陳昕出奇謀説范桃棒幾得景滅之柳仲
禮弟敬禮毅然欲取景於會上亦敗於垂成察皆未嘗
進之何邪韋粲裴之高韋推仲禮為主首舉義師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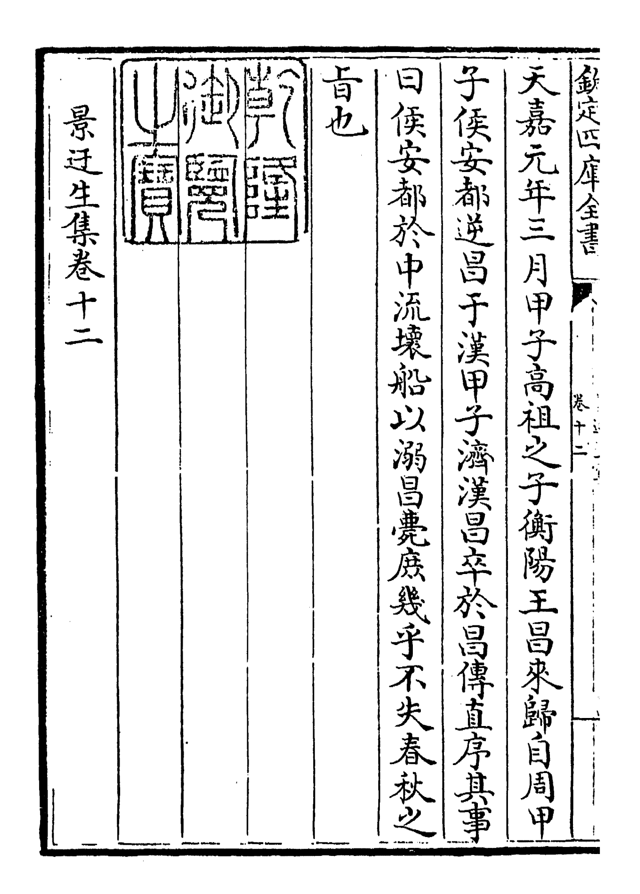
思廉乃立敬禮傳而不立仲禮傳何邪如以仲禮臺城没後嘗見景則敬禮同仲禮見之矣是意有所在未可以一舉足責人於凶簇屠裂之際也謝舉亦嘗諫納景矣思廉曾無一言以傳耶姚氏父子於史其大者既失如此復何他責哉南豐曾舍人謂思廉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吴等所記成此書予以劉氏史通曾氏史鏡諸書考之思廉之作因諸察察因諸謝吴許亨輩江陵焚蕩許之書亡逸矣思廉何得而因之舍人前輩大儒

必自有所見

讀陳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校讐如宋書與梁書俱卒其父察之業也察仕梁陳終於隋太子內舍人思廉於陳不為察傳可也既詳為之傳矣又累數十言於贊極士君子之美知之者知其出於父子之私非公天下之言也夫史也者天下之公也安容父子之情也哉思廉蔽匿如此宜其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

之典刑其於侯安都傳言衡陽獻王昌之初入也致書於世祖其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别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户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是安都之殺昌也審矣而於世祖本紀衡陽獻王昌傳皆無异辭以見焉若昌自致不幸者可不謂之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耶使思廉於本紀書曰



天嘉元年三月甲子高祖之子衡陽王昌來歸自周甲子侯安都逆昌于漢甲子濟漢昌卒於昌傳直序其事曰侯安都於中流壞船以溺昌覬庶幾乎不失春秋之旨也

景迂生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蔡國瑚

景迂生集卷十三

宋　晁說之　撰

儒言

間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黓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茍舍春秋以論

六藝亦已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獘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末乎窮理而必賛之以仁智何耶且仁智不能窮理而能盡性至命耶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為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為温厚之君子可不慎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為一位而不達孟子答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為一己而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横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忘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忘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説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也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爲

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曰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修辭慎行汲汲於敬也小人僅可而偷�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惟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斥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

也吾儒者居其所而不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耶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為事業傳之後世茍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為為之不治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慎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吉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為天道而人不預焉復以某句為人道而不及乎天天人始分矣是出言雖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為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為

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槁物作沴也或者既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至教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之相從焉或者既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

將奈何是齊八政以防淫者亦二術耶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當其目也耶如惡其衆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為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為俗儒則斥俗學者自謂耶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斥如讐漢儒真不幸哉昔人嘆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訥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人之毀也盖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

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禄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宜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的

温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申己而

屈人必人之同己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宜媿
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旨
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
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
儒自是而分也毛公桃夭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
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辯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

朱張

朱學士家為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

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瞶眊以排擯前儒哉

三獘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鬭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彛叙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獘也盖此三獘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困衆論者謂之芟角以此所言責彼所不言覦馬以童牛想龍以足虵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發響從響

求應謂之互從說平頒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于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獘云

三諭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間而腹不一

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茍且多可愧矣往往脫畧不肯致思徒徼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禄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骫骳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韋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徳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徳土數惟五實太學博士何妥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

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至治之世政令醇而民風質寧覩是耶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嗚乎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無疵而興於文守之詩立於祝史之禮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意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絕矣謂天不足畏或假天之命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賓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絕之獘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嫌也闢闢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為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闢為言則詎

止於通也邪雎鳩摯而有别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獘如此

聲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盖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為已多矣今六經紛然為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雱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喜循覆車之轍何耶

滋蔓

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弘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也

同燕於一室之上而賓主莫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為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耶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達往來之貌猗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

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易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具以詰難為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馬盜憎主人耶盖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君而敬他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

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他尚有不誣者耶

遏舍

遏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此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見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

鄭而舍毛何耶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愎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奧綠竹曰綠王芻竹萹竹令迺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巻伯貝錦貝也令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五綵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耶昔人斥談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此𡚁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羣經於其師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

虐獨

虐煢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溥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耶

驥駑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别猶豫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鳬鷖或以為祭或以為繹令之師

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令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紹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舍而他之則徒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令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既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爲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爲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耶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短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耶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爲知本也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既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質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跂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耶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耶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踈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

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間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間學士衛苞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文泰為說真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

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輒為高談天人之際老而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知自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為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説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以尊經而慎思也其免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博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慎之德如博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

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後弊復如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也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

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耶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耶

先王

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郊禘何耶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貶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哉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儷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詆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盖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耶不然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於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迺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内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于勒為石經

迨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盖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尒朱榮晉公䕶無君大惡旣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間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辨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盖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尚訾不尚毁天下之達道也果

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耶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愷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莽為難而有是言乎

修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卻之無以辭卻之判心迹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偽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心迹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談范甯罪之甚于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談論語則又何耶顏子屢空先儒皆說空之晏始斥之自為說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己之傳果誰之學耶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

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皇皇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焉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曾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修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來諸儒之說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汩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茍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獘悉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寇讐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兄子慎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民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

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已可恥若其白頭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轢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字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亙

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綏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詞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逼使其意散兩字兩訓兩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逈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溫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别不知臯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彼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孰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耶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宇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燄固其黨與而世

其名位使才者顯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家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趨已又豈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爲善而利以美稱耶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卑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其甚至於無父無君學者果孰宜從耶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之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逮賤是迺

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逞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多爲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耶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爲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寧論其享不享耶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

享者豈不遠自氏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耶無迺導之諛乎傳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葢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為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於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愆者

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以忍為義德是申不害鼻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

知義又亦酷而不忍非周公所以語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景迂生集卷十三